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觀察

THE OBSERVER

儲安平主編

第五卷 第十八期

專論
孫內閣的五大徬徨 王渡之
一八四八·一九四八——歷史的兩個轉捩點 嚴仁賡
美蘇關係的現在和將來 蔣學模
外論選譯
中國的危機及其將來 拉鐵摩爾
觀察通信
平津短兵相接·京滬山雨欲來 觀察特約記者
蘇北軍事的變化 觀察讀者投寄
撲朔迷離的太原戰局 觀察讀者投寄
人像（文藝） 范泉

孫內閣的五大徬徨

王渡之

一

十一月廿六日蔣總統於中政會席上授命孫科組閣，以五分鐘時速破院長「提名」紀錄後，立法院跟着於廿七日又以四十五分鐘時速破「同意」紀錄，足徵「天與人歸」，衆議僉同。然而，——一個大大的然而，直到記者執筆時止，我們新內閣的閣員名單，遠影子都未曾看到。眞是只聞扶梯響，不見人上來。這不需「美援」購買的光陰，已在新相國步履艱難的足下，倏然溜過了廿二天。回想當初提名與投票的沉重緊張的場面，實在有點大可不必了。於今倘有優裕的時間，讓我們呼吸些閒散輕鬆的空氣，我們的新相國做個圍棋賭勝的謝安，見危受命。誰不覺得可貴；而受任離京，尋醫滬濱，這也可算難能。一緊一鬆，時冷時熱的當中，我們看出了孫內閣的徬徨，——五大徬徨。

孫相國不是強調要組織「戰鬥內閣」嗎？所謂戰鬥內閣，即戰時體制內閣之謂，即是戰時內閣。不過戰時內閣的組織，是要以和戰決策爲其前提的。和要和的班底，戰要戰的角色。和戰未定，是難於物色人選的。最近一連串的喪師失地，打得官無鬥志，士有降心，第二線的預備兵團都來不及建立，要戰，又如何戰？誰來戰呢？戰若不行，那只得談和了。但和談之門，壓扣不開，而富有和談經驗的馬歇爾將軍恰於此時病入醫院，想是沒有精神再來七上廬山，八上廬山的了。除開此老以外，更有誰夠資格來任和平天使呢？而在另一方面，正挾其戰勝餘威，個個銜枚疾走，看態勢是要準備一直打下來的。蔣總統亦曾有『打到一兵一卒也要戡亂到底』的宣言；截至目前爲止，他尙無放棄「戡亂」政策的表示，也不自動的表示放棄。試問在朝袞袞諸公，有誰敢扣馬一諫，說出半個不字來呢？所以一切的一切，只好聽命無牌了。戰既艱苦，和又渺茫，這是孫內閣在和戰間的徬徨。

二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我們不是已將『戡亂動員是國際反共產主義侵略戰的一環』，解釋給我們西方的友邦聽過了嗎？我們不是除了顧大使的折衝樽俎以外又偏勞了蔣夫人偕同朱世明將軍飛美越重洋去呼籲美援了嗎？依國傳統的外交思想的看法，當遠東均勢或優勢被打破時，它應該不待請求便會披髮纓冠拔刀相助的。但這回杜馬二君却高高地、遠遠地坐在華盛頓的『黃鶴樓上』，淡淡地、冷冷地望着我們，在太平洋對岸翻朋友的船。孫相國雖一再說明自己『曾受過深刻的美國教育』，似乎也還未能對白宮稍增一點溫暖。外國人的葫蘆裏到底賣的什麼藥，孫相國煞費猜疑了。轉個念頭，想起當年在武漢和鮑羅廷的往還，在重慶組織中蘇文化協會的歷史，對於蘇聯的關係，也還不能說全無一點友誼的存在。民族無私怨，外交是現實的權衡。況且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墨跡猶新，這正是打開中蘇僵局的一座現成的橋樑。「親仁善鄰」，古有明訓，循此漸進，自求多福，何必一定要去苦求「西方二聖」的杜馬呢？左顧右盼，這是孫內閣在美蘇間的徬徨。

三

孫相國拜命之初，即標榜一個奇特的『舉黨一致內閣』的名辭。試思，既「舉黨」矣，有何不能一致之處！這裏暫不去管它。然其不同於習聞的『舉國一致內閣』，是不難想見的。筆者想有兩點要義，就此敷陳一下。立法委員吳鐵城奉命召集的起草戰時內閣體制會議所決定的三項綱領：（一）仿英國戰時內閣體制，除院長外設置 Captain 一人，並指定重要部會長官或不管部委員五至七人，成立最高會議輔佐院長，總攬戰時行政大權；（二）加強中央政治會議的組織，由立監兩院選出委員參加，爲戰時最高決策機關；（三）加強黨團活動。

關於第三項，筆者不願有所論列。至第一項所指英國戰時內閣體制的問題必須有兩個角色，是不能缺少一個的。首先要有個持其大體不負責任的英皇，並要有個公忠謀國全民信服的邱吉爾。今日中國適正缺乏這種人才。總統依『憲法』是不負實際行政責任的，但蔣總統在軍事上，不但超越行政院、國防部、而指揮參謀總長，並且超越『剿總』、兵團司令等而直接指揮到軍或師。在政治上，那一省的主席廳委或行政專員不要蔣總統條諭簡派？那一次物價較大的調整，不要先行報告蔣總統核可，而就有膽量便宜行事呢？這些政治習慣形成了今日的習慣政治。『行憲』以前如此，『行憲』以後仍是如此。這習慣不打破，責任內閣也好，戰時體制也好，還不是一樣藥物，兩個藥方嗎？

關於第二項，恐怕在朝諸公忘記了大大的一件事。現在是「行憲」，不是「訓政」了。『訓政』是一黨專政，所以中央政治會議乃是最高決策機關。「行憲」是「還政於民」，所以立法院是當前的最高決策機關。內閣是政府機關，不是黨務機關。中央政治會議是黨的機關，不是政府機關。它怎樣能作成有效的最高決策呢？從另一方面看，這是政府削弱立法院權力的一種安排，只要揭舉「戰時內閣」的旗幟，這塊民主政治的招牌，便等於貼上一張紙條，暫予封存以備他日之用了。擬縱施行政黨政治，抑或恢復一黨專政？這是孫內閣在黨政間的徬徨。

四

前面所稱「舉黨一致內閣」的另一涵義，還有包括全黨各派，全國各省的兩種解釋。就國民黨中央派系上說，是想邀請系，政學系，復興ＣＣ系，巨頭入閣，大家合作，共濟艱危。但治世重文，亂世尙武；中央派系不論力量大小總是縱橫捭闔有餘，扶危靖難不足。所以，又想到擴大政府基礎，要邀請擁有地方力量的各省，各派代表人物入閣。用「開放中央政權」的手段來激勵強藩重鎮共起「勤王」之師，這也不失爲黨務之急的要着。如華北集團的傅作義，太原集團的閻錫山，西北集團的四馬，川康集團的鄧劉，廣西集團的李白等等，均有指派代表參加新閣的資格。近來立監兩院委員之帶濃厚的地方色彩者，接觸頻繁，便是這個決策做了原動力。到底將來那些人逐得秦鹿，筆者不便明言。但是地方力量，個性不同，強弱互易，孫內閣怎能都如人意，盡起魚鹽版築之士以共挽危難呢？中央要津有限，各方人物尙多，甲推乙排，如何應付？這是孫內閣派系間的傍徨。

五

行政院一時找不到全班角色，只好暫緩開鑼，這且不提。但孫相國原兼立法院長，至今並不辭職，這却令人尋味了。依常理推斷，立法委員是不能兼任行政官吏的。但孫相國既任天字第一號的政務官，自然不能兼任立法委員了。立法院於十一月廿七日投過同意票後，孫委員的立法責任卽告解除；但必須經過一度形式上的辭職，方爲合法合理。因爲此中尙有立法委員或行政院長擇一辭職的自由。不過，依「憲法」第六十六條，立法院長辭職並無時限的規定。孫院長是「最懂得」憲法的，不辭職而多拖一年半載，也可不負違憲的責任的。可是立法院長一職虛位已久，多苦了委員們的角逐。這却是一大遺憾。因此，筆者不禁聯想到當年漢朝的徐孺子一走，陳蕃便將臥榻高懸以待來日一段故事來，正可與這次孫相國的行徑媲美。

今年四月孫科委員爲了競選副總統不是也曾辭過立法委員，以示堅決嗎？後來競選失敗，中政會不批准孫委員的辭職，所以又回到立法院長的寶座了。這回，却就蹊蹺多了。只要「辭章」朝入，「批准」便會夕下，甚至同樣可能以四十五分鐘的時速改選新院長的。所以，這回孫委員就不能不愼重了。前面所講的孫相國的重重難關，不像「爲長者折枝」之易，倒有點像「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難。萬一組閣流產行政院長做不成時，那末，駕輕車而就熟道，孫先生再回到立法院去是較爲穩當的。惜乎「憲法」對於「院長可以兼任」的一點上，沒有明文規定，這很像是一個難以彌補的缺憾。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孫院長究竟如何抉擇，何去何從？這正是孫內閣在魚熊間的傍徨。

孫院長有了這五大傍徨，難怪他既須驗血，又要割瘤，病了又病，延之又延，入京組閣，趦趄不前了。現在雖已入京，閣員名單，依然難產，所謂戰時責任內閣者，開始便不負責任了，

話再說回來，孫相國縱能託庇乃父，國父中山先生之蔭，并藉「元首的德威」，竭其智慮，勞其心思，以拉攏到所謂「巨頭」般閣員，把這苦難的內閣勉強湊成；然而，國是國策如何抉擇，和戰關鍵，如何掌握，前綫軍事如何招架，後方政經如何肆應，恐將更使孫先生搔首踟躕，繞室徬徨的。

（十二月十九日）

一八四八·一九四八

——歷史的兩個轉捩點

嚴仁賡

歲暮天寒，一九四八年卽將告終。一九四八年頗不是一個平凡之年：無論國內、國外、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曾有値得大書特書的事件可爲追述。這一年，兩大壁壘界限愈見鮮明了，鐵幕下垂，東西絕隔。冷戰雖然時緊時弛，但在這一年中間却只有間歇的停止，戰線且愈拉愈長，從西歐一直戰到遠東。東方在這一年裏不僅有冷戰的交綏，且又加上熱戰。一年之中，更是愈打愈兇猛，遍地硝烟，幾乎已找不到一方乾淨地土。一方面，馬歇爾計劃開始實施，北大西洋公約由磋商而具體；政治、經濟、軍事，三管齊下，咄咄逼人。對方倒也未嘗示弱，它有東歐集團、莫洛托夫計劃、和共產黨情報局彼此互爲呼應，與之針鋒相對，各有千秋。倒是苦透了夾在中間的人們。趕上今年是美國大選之年，她的對外政策和國內競選竟又搭上緊密關係。爲了競選，諸如審奸捉妖一類的事竟可以鬧得滿國風雨；且不惜和對方抓破顏面，公開的對罵，在外交上這也是空前的。記得在珍珠港事變發生頃刻之前，美國國內雖也追緝親日的敵諜，却尙絕未如今日之絲毫不留情面的硬幹，怎不令人胆寒。這一年，英國和她殖民地之間的關係裂痕擴大，欲收攏已感乏力，大英帝國形將解體。尤其在亞洲各地，普遍的已燃起爭取政治獨立的火光。舊日帝國主義者相繼沒落，新興的帝國主義者又一一在製造與孳生。整個世界是在一個大動亂的局面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甫閉幕，人們本最需要的是將息與養創，不幸舉首四望，却又是滿目瘡痍。大多數的人民仍然生活在流離逃散飢寒悲慘的環境中，不見改善，而且每況愈下。雖然遠隔重洋在新大陸上居住的人們正過着登峯造極空前繁榮的生活，雖然她的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今歲又創出史無前例的高峯，然而恐慌失業的陰影和恐懼，則亦與時俱增。在世界的每個角落，舊有的秩序不能維持，新興的秩序尙未建立；以至局面混沌，思想凱亂。正像是一個大災大難之年。

×　　×　　×

距今以前剛好百年的一八四八年也不曾是一個十分平凡之年。這一年，歐洲各國多

數也是在戰爭與混亂中渡過。是年發生於法國的革命曾掀起全歐各地的振盪不安，德丹戰爭亦開始於這一年頭。歐陸上起自西南的西班牙以迄東北的波蘭，不是對外有戰爭，就是國內有糾紛，幾乎無一處倖免。大陸情形如此，隔海的英國，這一年也是在驚風駭浪中渡過的。在當時，相互衝突的兩個意識形態，一個是以法國為中心的自由主義思想，另一個乃是以帝俄為中心的保守勢力，相互間演成一個自由與專制的鬥爭，儼如兩個壁壘。新大陸上的美國，在這一年裏結束她對墨西哥的戰爭，爭得沿海西岸加里佛尼亞和新墨西哥二州的全部土地，結束了她西陲疆土角逐的爭奪戰，完成建國的基礎和她的四十八州的完整領土。亞洲各國被迫的和歐西各國打開了關係，帝國主義者正為爭奪殖民地展開了征服戰爭以及彼此之間的戰爭。繼鴉片戰爭之後，列強復對中國開始蠶食。在世界的每個角落裏，舊的秩序已經被打破，人類正在為社會的紛擾尋找出路。社會俶擾不寧，人民充滿不滿的情緒。對於當前感到失望；對於未來世界和前途，懷有恐懼。意見紛歧，主張各異。其情形與百年以後的一九四八年多甚彷彿。

再從經濟的大事上講去，一八四八年也不是一個平凡的年度。繼產業革命之後，一八四八年開始第二個經濟現象中盛衰大循環的起點。鐵路正在開始大量興建。雖在十八世紀鐵軌已代木軌，十九世紀初年機車亦已代替馬車，但是起初機車速度不及馬車，未能推廣。迨至幾度改良之後，火車方嶄露頭角。所以無論在英、美、德、法各國，大規模的興建鐵路還都是一八四〇年以後之事。此時開始，經濟界進入一個所謂「鐵路世紀」（Railway Era）。更由於其時銀行採行低利政策，鼓勵了鐵路的大舉投資和鐵路證券的大舉投機，發展的「鐵路熱狂」（Railway Mania），由此而牽引起經濟界相關各部門的連帶急速發展。英國從一八四四年實施管理金融的「畢爾法案」以後，一八四七年又曾發生金融風潮，銀行法案且一度停止。次年開始，金融經濟逐漸走上正軌。又自此時起，英國開始她的經濟自由政策，格萊斯登逐步的削減關稅，國際間貿易漸漸的發達與通暢。在法國，經過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後，銀行制度顯露破綻，私有銀行不能立足，法蘭西銀行乃挺身而出，着手建立她的健全金融基礎。貿易和生產也都迅速的增加。正值此時，新大陸的西海岸發現金山，淘金熱（Gold Rush）進入高潮。世界擁有的黃金，本自一八〇〇年至一八四七年數量甚為平穩無甚增減，但從一八四八年起始大量增加。這一增加，對於物價和經濟整個趨勢的發展，也曾發生決定性的作用。由於幾種因素的合併，於是遂發為一八四九至一八七三間二十四年在盛衰大循環（Kondratieff Curve）中的空前繁榮。由幾方面看去，一八四八年無疑在經濟史上也是一個異常重要的樞紐年。

但是，這一年中，比起政治上經濟上的新轉變更為重要的一件新發展，乃是在經濟思想上，發生了重大的分歧。正統派的密勒以其一部重要著作（"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於是年問世；同時，社會主義者的馬克斯和恩格斯亦以其重要的「共產主義者宣言」正式和世人謀面。前者為繼承前人之衣鉢的工作，後者則為開闢新疆土的工作，所以後者遠較前者為重要。在一百年以前的今日，一個流亡英國僅僅二十九歲的年青猶太人，憑藉他如炬的目光和尖銳的腦力，正當資本主義制度發揚光大的時候，即已對社會提出警告；正當資本主義制度一帆風順所遇無阻的時候，他已揭示了它在制度上的破綻，它的潛伏着的危機，以及未來的經濟制度社會發展必須採取和抉擇的方向與途徑。馬克斯和恩格斯在這一本除去聖經以外被翻譯為最多種文字的一個文件裏面會作出種種預言，他們預測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面，經濟的力量和資本必將日趨於集中；獨佔的勢力亦將逐漸強大，且在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制度之下，並將無可避免的發生商業循環和經濟的一盛一衰，製造大規模的與週期性的失業。在經濟衰落與發生大批失業的期間，人們對產品雖有殷切需要，生產出來的消費品雖亦尚有過賸，但是徒因購買能力削弱，以致產品山積不易推銷，而多數的人卻又在凍餒交迫之中討生活。這就是所謂「豐年而有飢饉」的現象（poverty amidst abundance）。所以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制度雖為人類造下物質生活方面的改善，但另一方面它卻又為社會帶來禍根。制度的本身既有先天的缺陷，加上人謀不臧，終將引其走向崩潰，其後，代之而興者將為共產的或社會主義的社會。這許多的預言，經過過去一百年的體驗，已經充分證明它一無虛妄。在「共產主義者宣言」裏面馬恩的十大主張之中，例如主張設立國家銀行，集中由國家管理貨幣與信用；例如主張一切交通事業由國家集中管理；例如主張人人有工作，工農有工會的組織；例如主張農村與城市須和衷共濟，避免城鄉的對立；又例如主張擴充政府經營工業及握有生產工具的範圍，改良土壤開闢荒地等諸項，大部分都已是今日欲實行社會主義者所必欲達成的目標了。其餘例如主張實行加速累進的所得稅；例如主張取消個人的遺承權利；例如主張實施義務教育等諸項，就是在近代的資本主義制度下面，也已一部分或全部的實現了。這一部經濟思潮上的重要文獻影響之大實是可驚的。此一文獻的出世，更無疑使一八四八年成為一個歷史上重要的樞紐之年。

× × ×

惟一九四八年的動亂革命，倘和一八四八年者異趣。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主要是一個政治的革命浪潮；然而一九四八年的革命，則主要是一個經濟的革命浪潮。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是一項統一與民主運動的爆發；然而一九四八年的革命，則是「民族革命」（民族爭取獨立自主）和「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向既得權益的統治挑戰）的兩項運動的合流。這乃是新時代革命運動的特色。一八四八年以法國為中心而掀起的革命運動，歷史家曾留給它兩個重要的課題去做，其一是：經革命統一與民主之後的各個民主國家，究竟能不能和平共處？另一是：政治民主之後，可否即能由政治民主之引導而獲得社會的和經濟的民主？這兩個課題，經過百年試驗結果，我們不得不承認都還沒有答到夠上及格的分數。一百年不是一個短時期，在這一百年中間，人類的經濟生活不是沒有改進，但是到了今日，純靠政治以實現經濟平等已顯然是力量脆弱途程遼遠；而且，在自由制度的下面，經濟的動盪不定和多數失業更苦無法解除，社會已殷切的需要另外一個革命運動來補充它和改造它。一八四八年的「共產主義者宣言」，雖則是吹醒社會迷夢的一支角號，但是「共產主義者宣言」並沒有在當時發生若何具有真實性的作用；它並沒有參加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它更沒有對那次的革命發生什麼易見的影響。雖則「共產主義者宣言」德文原本不久便已傳播到歐陸各國並被譯為各種文字，但是正式的英譯本卻是遲至四十年以後方才印行。因而，這一項革命思潮對於世界真正發生作用，還是到了本世紀方才開始，更可以說，直到一九四八年它才確實的滙聚而成為一個革命的巨潮。如今，巨潮的一個大浪已衝向大西洋邊，它的另一個大浪，亦已打到太平洋岸。仍在向外伸展中。這個新的革命運動，既不需斯太林或莫洛托夫也不需「國際第五縱隊」更不需各地的共產黨武力去促成它。沒有蘇聯，沒有斯太林莫洛托夫，沒有共產黨，沒有共產主義，如今日的這個革命的巨浪，仍將波及全球，所向披靡。亦猶之在一八四八年，即使沒有法國革命作為導引線，政治革命仍將遲早發生者相同。這是因為它已是人類歷史中的一個節目，它是人類歷史過程中所必須經過的一段歷程。不管你喜歡它或不喜歡它（"like it or not"）都沒有關係，它是總將臨到人人的頭上的。或許，第三次世界

大戰可能發生（我不同意今日許多人的意見認爲第三次大戰短期內定將爆發的看法）。然而即使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戰後的局勢也不會再向回頭走，它只有更加速的走向這個已定的方向。不容你不硬着頭皮的去迎接它。

有的人也許要担着心思，唯恐「經濟的民主」加到頭上之後，不免要犧牲一部分的「政治的民主」，甚至「政治的民主」全部被其剝奪。這種担心是不必需的，因爲政治的自由和經濟的平等本來就不是生就的不能兩全。馬克斯的眞正信徒不僅主張實現「經濟的民主」，他們尤其迷戀於「政治的民主」。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意志依然爲所珍惜。在「宣言」中馬克斯和恩格斯曾經說：『……我們不是那些共產主義者之必欲毀滅個人的自由……我們沒有爲獲得平等而犧牲自由的願望。……』他們雖然鼓吹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但他們所願見的農工階級，仍然需要有「自尊感」和「獨立意識」。「自尊感」和「獨立意識」認爲比『日常生活必需的麵包還來得重要些』。故而他們自命其革命運動爲一個「爭得民主的戰爭」，不爲無因。甚且，他們認爲採取和平手段以達到社會主義，即使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亦並非絕不可能之事。戰爭只有在反動勢力壓制下方能產生，正如逆流與主流之冲蕩方激爲浪花一般；否則戰爭並不是達到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所必經的道路。

× × ×

生爲這一個時代中的人們，可謂生不逢辰逢到這樣的災難與苦痛。我們一面覺得不幸，但是人人在這時候，却應該一則以懼，亦一則以喜。因爲幸而你不被時代的巨浪所捲去，你便可以親眼目睹的瞧着時代的巨輪更轉進一個新的世紀。在驚風狂浪之中，我們需要特別鎮定的冷靜的，去迎接這一新的時代降臨人間。它將要普被蒼生降福於全人類呢？或是將爲全人類帶來更多的災害苦難？我們無法預知，不便妄測。不如留待百年以後，讓那時的歷史家們再來替我們下斷語好了。

美蘇關係的現在與將來

蔣學模

兩個月以前，曾聽人提及一種頗爲流行的看法，認爲柏林危機之所以遲遲不能解決，因爲蘇聯在等待美國大選的結果，美國總統競選揭曉以後，美蘇關係或好或壞，便可以趨於明朗化。

現在杜魯門競選勝利已過去了一個多月，美蘇關係依舊未曾脫離拖泥帶水的冷戰階段。美國與蘇聯之間，既沒有即將變冷戰爲熱戰的象徵，也沒有言歸於好的趨勢。兩國在聯合國的代表雖然爭吵得面紅耳赤，甚至指名道姓地互罵對方爲侵略者，但那些希望美蘇戰爭爆發的政府，仍不免覺得他們的希望愈來愈遙遠；同時，美蘇兩國雖然還不像會眞刀眞槍地打起來，但深恐他們自己的國土淪爲美蘇戰場的歐洲國家，仍不曾完全消除他們心中的疑懼。在可能預見的將來，美蘇關係依舊是一個拖的局面，不會發生戰爭，也不可能恢復大戰期間那樣的和好合作。

爲什麼呢？

一

首先讓我們看一看美蘇兩國爲什麼打不起來的理由。

兩個國家之間戰爭的發生，其先決條件，是至少有一個國家覺得有戰爭的需要，覺得它與對方的爭執，已達到非用戰爭來解決不可的程度；同時，需要戰爭的那個國家，至少在主觀上得認爲它有必勝的把握。美蘇戰爭會不會發生，也應該從這種角度去了解。

先說美國。美國人民之不要戰爭，可以從杜魯門連任這一點上看得很明白。杜魯門要派文遜赴莫斯科談判的企圖雖然並未實現，雖然他這個企圖可能並非出於誠意而僅像選擧前的一種政治姿態，但這種姿態的確幫助了他的競選勝利。美國人民覺得把他與杜威相較，杜威是更接近戰爭的，所以他們寧願捨棄精明幹鍊的杜威而取平庸軟弱的杜魯門。美國人民之不需要戰爭，是一件很明白的事情，徵兵法案生效前美國青年的結婚狂，便是一個有力的旁證。

單是人民不需要戰爭並不能保證戰爭的不發生。歷史上儘多統治者不顧人民的意願發動戰爭的前例。那末讓我們且來看看美國所謂統治階級的大企業家對美蘇戰爭的態度。

美國大企業對戰爭的態度是分歧得很厲害的。大企業之一的石油業是確定地不要戰爭的，因爲美國石油業在戰後對中東油田曾投下極大量的投資，美蘇戰爭一旦爆發，石油業在中東的投資便將全部損失。石油業出錢創辦的『U.S. News & World Report』週刊，這兩年多來一向反對戰爭，從未登載過一篇鼓勵美蘇戰爭的文章。其它和平工業的大企業家，他們對蘇聯和共產主義的確深惡而痛絕，但對戰爭却還是不想要的。『華爾街週刊』兩個月前曾登載過一篇文章，說是在二次大戰的後半期，美國的戰爭費用，每天平均要二十億美元，下次戰爭即使以二次大戰同樣的規模進行，在目前通貨膨脹的狀況之下，每天的戰費也非四十億莫辦。假如下次戰爭不能在兩年以內結束，僅僅軍費一項，便可以使美國的國民經濟崩潰。這一篇文章頗足看出華爾街對戰爭的疑懼。目前在美國吹動戰爭的號角的，僅是軍火商和飛機製造商那一批靠擴張軍備賺錢的人。但即使這一批人，也只想以聳聽的危言刺戟人民，讓國會可以通過龐大的軍事預算，使他們可以源源不斷地撈到政府的軍備定單，對於實際的戰爭，他們並不如二次大戰那樣歡迎，因爲二次大戰，美國本土不是戰場，軍火商可以坐享戰爭利潤，但美蘇戰爭假如爆發，美國即使可以不遭受陸上的進襲，空中轟炸是免不了的。戰爭雖可以使他們賺到更多的錢，但他們本身的生命財產却並不安全。

說到這裏，爲了公平，我得兜回頭來補充幾句話。美國現在究竟還是一個民主國家，這次大選尤其可以證明大企業家究竟還不能一手遮盡天下耳目。違反人民意願的戰爭，別的國家的統治者或許易於發動，美國的統治者現在却還沒有這個力量。

即使上面的論據都不成立，即使承認美國的統治階級是需要戰爭的，而且他們有力量可以不顧人民的意志而向蘇聯開戰，美蘇戰爭還是不會發生的。

爲什麼呢？因爲一個國家要不是被迫應戰，則在開戰以前，它至少在主觀上得認爲自己已有必勝的把握，而美國現在却並沒有這種主觀的勝利信心。

那些寄希望於美蘇戰爭的人，相信美國在對蘇戰爭中可以必勝，他們那種信心的唯

一理由，就是因為美國國內也有一小部份人持這種見解，如 Alsops 兄弟之流，認為只要投一百顆原子彈到蘇聯各大工業城市，便可以使蘇聯屈膝求饒。但這究竟僅是極少數人的狂妄見解。美國政治評論權威李普曼不是這樣看法，美國軍事分析權威鮑爾溫不是這樣看法，美國國務院也不是這樣看法。

李普曼和鮑爾溫都反對所謂『防阻性戰爭』（Preventive War），他們認為美蘇戰爭的結果，只能造成兩敗俱傷。他們的理由是：（一）戰爭一旦爆發，蘇聯陸軍可能在一個月內席捲西歐，而美國在道義上決不能在西歐用原子彈；（二）蘇聯的新工業中心在西伯利亞東部和烏拉爾區業已形成，美國對那些地區沒有航空地圖，要投原子彈也找不到目標；（三）蘇聯戰後的戰鬥機有長足的進步，美國轟炸機在未到達目的地以前便將被擊落；（四）蘇聯有沒有原子彈雖尚在未可知之間，但蘇聯在飛彈和生物戰爭的研究方面一向並不比美國落後，美國本土將受到慘重的報復轟炸，殆為意料中的必然結果；（五）共產主義是一種思想，歷史上尚未有能以戰爭撲滅一種思想的前例，即使蘇聯戰敗，共產主義將繼續存在。共產主義的溫床是貧窮和不安，而戰爭正是貧窮和不安的泉源。要阻止共產主義這一套政治經濟體制的擴張，只有用另一種政治經濟體制去對付，那就是在西方民主國家本身內部達成政治平等和經濟繁榮。

美國國務院的作風，雖然與李普曼和鮑爾溫的觀點尚有距離，但從它的援歐計劃，西歐聯盟，北大西洋安全體制等等措置上，可以看出美國在軍略上還沒有越出防禦的範圍，同時也還沒有喪失以政治經濟手段防止共產主義發展的信心。

美國不要戰爭，蘇聯要不要戰爭呢？蘇聯之不要戰爭，是一件很明顯的事情。第一，蘇聯在二次大戰中損失慘重，現在正在埋頭建設以求恢復元氣，決不歡迎戰爭。第二，最重要的是，蘇聯的政治經濟制度，不以戰爭作為解決國內經濟問題或國際爭執的手段。蘇聯與美國沒有爭奪市場的利害關係，幾次五年計劃的成功，使蘇聯對『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政策已具有充分的信心。據美國專家的估計，從一九二四年新經濟政策時起到德軍侵入蘇聯為止的那十五年內，蘇聯國內的資源僅開發了蘊藏量的七分之一。那就是說，差不多在此後一百年的期間內，蘇聯還沒有向外作領土擴張的需要。

二

美蘇雙方既然都不想打和不能打，戰爭當然就不會發生。但不打並不是說美蘇兩國能夠言歸於好。在目前的狀況下，美蘇兩國要恢復到像戰時那樣的融洽關係，簡直比駱駝穿過針孔還要難。

美蘇和好最大的阻礙，在於兩國對共產主義發展的基本認識不同。蘇聯一向認為共產主義在世界其它各國的誕生和長大，是社會進化必然的趨勢，是各國社會條件成熟的結果，非人力所可強求，因此也就與蘇聯無關。它認為在社會條件未成熟的國家，任何人為的努力都不能使共產主義發展；反之，在社會條件成熟的國家裏，任何主觀的願望都無法阻止共產主義力量的長大。作為一個以共產主義為最後標的的國家，蘇聯承認對世界其它國家的共產黨是同情的，但它否認除了道義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以外，曾給予其它國家的共產黨以任何物質的援助。

美國則認為世界其它國家的共產黨，尤其是歐洲國家的共產黨，都是蘇聯的輸出品。它認為其它國家共產黨的發展，都是蘇聯直接間接援助的結果，都有蘇聯的『第五縱隊』在後面支持着。基於這種認識，美國直指西方世界共產黨勢力的擴大，就是蘇聯的『擴張』和『侵略』，蘇聯認為還是一筆『隔壁賬』，決不能糊裏糊塗地承認下來。美蘇關係僵持的基本原因，便在於此。

基本原因已如上述，再來看看美蘇在具體事件的爭執上有沒有和好解決的可能。

美蘇爭執中，與世界和平關係最大的，是原子能管制問題。這個問題初初一看，似乎僅是一個程序先後之爭；蘇聯主張先銷毀美國已有的原子彈然後再由國際機構實施普遍的原子能管制，美國則主張先實施普遍的原子能管制再銷毀原子彈。這個問題表面上看雖似簡單，實際上却最明白地表現了美蘇間互相的猜疑。蘇聯覺得你先把我的工業祕密探聽了去，假如你忽然翻臉不肯銷毀原子彈，我對你能怎麼辦，豈非白白洩漏了我的祕密？美國覺得假如我先銷毀已有的原子彈，假如那時你不肯聽從國際機構的管制，我又能對你怎麼樣，豈非白白損失了已經製造好的原子彈？

除了程序先後以外，關於原子能管制的實際範圍，美蘇間也分歧得很厲害。美國主張不但要管制原子彈的製造，而且凡是應用原子能的工業，也一律應該置於國際管制之下，因為和平用途的原子能，很容易轉變為軍事用途。蘇聯則認為和平用途的原子能不應由國際管制，並舉出例證說，假如蘇聯的鐵路交通應用原子能，而由國際機構來管制蘇聯的鐵路，豈不成了笑話。這一點上的爭執比程序問題更重要，所以蘇聯最近雖然不再堅持要先銷毀原子彈，而美蘇對原子能管制的意見仍難趨於一致。

美蘇爭執的第二個重要問題是柏林問題。這個問題表面上似乎也是一個程序先後之爭。美國主張蘇聯先解除柏林的交通封鎖然後再取消西德馬克在柏林的流通，蘇聯則主張通貨問題應與封鎖問題同時解決。其間似乎並沒有不可協議的理由。但實際上，柏林問題僅是整個德國問題的一個表現，而在整個德國問題上，美蘇間的意見就分歧得厲害了。蘇聯主張應立即商談德國統一的步驟，德國重工業中心魯爾區應置於四強的共同管制之下，而美國則已把西德劃為馬歇爾計劃區內，把魯爾看作援歐計劃的靈魂，對商談德國統一問題顯然不感興趣，對蘇聯參與管制魯爾區更難接受。

再來看看朝鮮問題。朝鮮現在已分為南北朝，北緯三十八度以北，是蘇軍佔領區的北韓人民共和國，以南是美軍佔領區的李承晚政府，美國要求聯合國承認李承晚政府是朝鮮唯一的合法政府，蘇聯則指責李承晚政府是槍桿逼迫下的選舉所製造的政府，要求聯合國承認北韓政府。蘇聯佔領軍已自北韓撤退，要求美軍也同樣撤出南韓，美國則認為撤退佔領軍的時機還沒有到，將應『南韓政府之請』繼續留駐。美蘇認為南韓的叛變事件是蘇聯製造的，蘇聯認為這又是一筆『隔壁賬』。

以上所舉的三點爭執，僅是美蘇爭執中的犖犖大者，但由此已可看出，在目前的狀況之下，美蘇間要恢復和好的關係，決不是一件輕易或短期內可以達到的事情。

三

美蘇間既不會訴諸戰爭也不會言歸於好，則目前這種拖的局面，顯然還要延續下去，所謂冷戰一時還不會終止。實際上，看美蘇雙方的作為，大家都在着力於鞏固自己勢力範圍內的力量，國際局面不論口頭上爭吵得如何厲害，事實上是一個小休的靜的階段。

這種拖的局面當然不能永遠維持下去，恆久不變。但這變，却必定要等到美蘇雙方或一方的基本國策有改變的時候才會實現。

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得不特別注目於美國，因為蘇聯的國策實在看不出有變的象徵或可能性，蘇聯的基本國策是根據馬列主義的全部理論制訂出來的，除非馬列主義路線有改變的必要，蘇聯的基本國策決不會變，政治人物的更迭對蘇聯國策的影響很小，所

以關於蘇聯的變，現在看來實在太渺茫，很難有什麼可說的。

但美國却不同了。美國不但換一個總統或換一批國會議員可能引起國策的改變，即換一個國務卿，對政策的影響也不小。所以美蘇關係的變，有待於美國的多，可待於蘇聯的少。

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的本質，是由它的內政政策決定的，美國當然也不是例外。美國對蘇政策的變，得看美國國內的經濟政策是否能維持下去，假如能維持下去，則對蘇關係還不會有變的需要，假如維持不下去，則國內經濟政治政策一變，對蘇關係也將隨之而變。

所謂變，當然有變好與變壞兩種可能性。美國現在的經濟政策，是以對外貸款（實際上差不多等於贈送）和龐大的軍費來製造購買力，憑藉這種購買力來保持高度的就業水準和緩性通貨膨脹的假繁榮。在政治上，為了抑制勞工對通貨膨脹和實際工資減低的不滿，便以塔虎脫、哈特萊反勞工法案那樣的手段來鎮壓。當這一套辦法行不通的時候，從變好的方面想，假如那時美國的進步勢力已經成熟，便可能一個圈子兜回來，大致上仍走羅斯福的新政舊路，以創造和平工業的就業機會和提高勞工的購買力來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那時，白宮和國會的主人不是華萊士和華萊士所領導的進步勢力，美蘇關係便可恢復戰時的那種融洽，西方世界與東方世界的鴻溝將大大縮短。反之，從壞的方面着想，假如當美國現在的內政局面已證明無法維持而美國的進步勢力還未長大的話，華爾街，軍人集團便將更進一步在內政上加強對人民自由的剝奪和對勞工的鎮壓，企圖以政治手段壓制人民對經濟的不滿，在對外政策上將更反共反蘇，企圖以對外事件來分散人民對內政不滿的注意。那時，美蘇戰爭便真的接近了。歷來統治階級在發動非自衛性的戰爭之前，第一步一定先對付它國內的人民。所以假如當美國走上法西斯主義的道路的時候，第三次世界大戰更接近了一步，但以美國人民在這次大選中所顯示的力量來看，美國變好的可能性，是比變壞的可能性大得多。

上述種種，只說明了一些基本趨勢，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國際關係戲劇化式的改變時代已過去了。國際關係的演變將由政治經濟的趨勢來決定，美蘇關係亦應作如是觀。

中國的危機及其將來

拉鐵摩爾

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曾在中國經商並執教多年，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間，他是蔣總統的顧問，現在是美國霍浦琴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國際問題的教授，對於遠東（特別是中國問題）瞭解極深，為美國著名的遠東問題專家。本文發表於本年十二月十二日的Millwankee Journal上，其中對於將來新中國的推斷以及美國對華新政策的獻議，都是極值得我們玩味的，特譯出以饗讀者。

從華盛頓看來，中國像是一個災難、戰敗、和令人氣餒的奇蹟。中國是美國對外政策裸露着的側翼。在西歐各國，具有民主制度和充份發展的工業以及資本主義企業和政府管制經濟混合的體制，美國的政策是緊隨着這些國家的利益，這些國家也可以作為美國的同盟者。

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地區像美國那樣大，人口比美國還要多；但現代化的工業還不如第五流的歐洲國家，南京的中國政府沒有民選的代表，沒有民主的制度，所謂「憲法」也祇是紙上的空談。

一個衰弱的病人，祇有在同一血型的條件下，才可以用輸血來拯救。歐洲的經濟很像美國的類型，將可由美國經濟的輸血而得救。但中國的血型却完全不同，我們永不能使對華的經濟政策超過了賑災的水準，我們已經發現我們自己在使中國超過其農業或工業能力的嘗試中，業已完全失敗。

復興中國經濟希望的幻滅和促進中國政治改革屢次的失敗，使得我們發覺我們實際的政策，已經減為僅使中國的人力成為阻止中共和蘇聯政治影響蔓延的炮手。

現在，軍事政策也已經同樣破產，美國在中國完全裸露，美國甚至不能利用聯合國作為箭垛，因為美國自己有責任使其對華政策完全脫離聯合國的途徑。

因此，全世界對於國軍慘敗的反響是：華盛頓比南京更窘，他們不相信這就是說美國對華政策將要同樣失敗，但他們認為這是美國實力有限的明證。

但華盛頓並不掩飾其對華政策和國際威望受到嚴重挫折的嚴重性。像杜魯門總統和馬歇爾國務卿在協商之後所採取的拒絕援蔣的態度，跟從前羅斯福總統援助邱吉爾的急速做法絕不相似，這是一種相當兇惡的現實主義的做法。

這種新的和清醒的現實主義，絕不能被誤解為失敗主義，它祇是冷靜地考察我們對華政策失敗原因的開始。

馬歇爾國務卿以及國務院內的中國問題專家，從頭開始就已承認中國是太大了，太缺乏交通設備和現代化的政治經濟組織，致使美國控制中國不能成功。除此以外，某些國務院人士還十分審慎地暗示說，基於同樣的理由，蘇聯也不能踏進並「佔領」中國。

對於樂觀地相信中國確能繼續並永遠作為一個砲手（如果美國能給予槍砲並稱之為英雄的話）的呵責，現正集中在第八十屆國會內像明尼蘇達州衆議員周以德（Walter H. Judd）之流的煽火者（fire breather）以及宣揚武力外交的報紙上。如果不是由於他們作祟，馬歇爾國務卿一定可使美國的權益和威望不致如此深重地捲在國民黨崩潰的漩渦中。

在「現在我們能做些什麼」的問題上，第一樁大事就是剷除已經破產的軍事干涉政策。這種政策不論是增加對政府的緊急援助，或是將美援移向另一個的替身，都是離開了救濟的願望。

今日中國戰局的明顯特徵是：國民黨軍隊及其政府機構的急劇崩潰比中共的驚人力量更加重要。

從很久以前開始，中共武器補給的主要來源，就是從國民黨軍隊中來俘獲美國裝備。約在兩個月以前，南京政府好幾個完整的軍攜帶着美式的武器配備和大批彈藥的投降，更加常見了。單在東北，就至少送掉了三十萬人，而美國裝備損失的數量據估計就超

過了中國現在在美國軍事援助項下所能得到的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

中共所用的美國大砲，現在主要的是由從前國民黨軍隊的砲兵來使用，他們都是受過美國專家訓練的。

中國政治生活上的第一椿大事，就是她的人民現在不可能再擁護蔣介石了。蔣氏原早已確定其民族英雄的地位，但從中國一般人民的意見看來，蔣現在已變爲外國政府政策的象徵，而非中國人民意志的象徵。如果美國要拆蔣之台，轉向支持傅作義或任何地方軍閥，那麼，崩潰將要更快。

但在今日中國最重要的階層，是農民。他們一向都是持鋤的人，但現在却變爲持槍的人了；這就是中國人民之所以最重要的原因。

國民黨政府由於竭力統制農民的結果，在內戰中業已敗北；在另一方面，中共由於滿足了農民的需要，在內戰中業已獲勝。農民所需要的是土地，是能作爲私有財產持有的土地。當中共到一個新的地區時，他們就把土地分給農民；當他們離開這一地區時，他們就對農民們說：「這裏有一些槍，用你們自己的武器來保衛你們自己的土地吧！」這就形成了武裝的鄉村，便於對捲土重來的國民黨軍隊作殊死的鬥爭。而且，這同時也就形成了武裝的政治組織，從此以後就不再受任何人（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宰割了。

因此，中國將來的政治，並非由中共的少數委員會所能決定，他們還要跟武裝的農民取得廣泛的協議。這些農民現已養成了這樣的一種觀念，即他們自己選擇出他們的代表來，當作保障他們利益的方法。

因此，中國將來的政治，將是各種協議的奇妙組織——在一方面是組織嚴密的中共和生活散漫（但却是武裝）的農民之間的協議，在另一方面是中共和全國各地分散的許多地方勢力之間的協議。差不多在一百多年以來，中國政府的構成第一次將要脫離了列強的操縱。美國和蘇聯將要發現：中國政府性質的演變是基於中國自身政治、經濟、社會和軍事因素的變化，美國將不可能再支配着這些因素了，即使取得了蘇聯的同意，美國仍不能如此。

中國的將來並非走向『美國的世紀』，也不是走向『蘇聯的世紀』，而是在基本上走向『亞洲的世紀』。

決定這種局勢的主要因素，既非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而是民族主義。如果美國能夠接受民族主義作爲中國任何事物長期建立的唯一基礎比蘇聯更快，那麼，我們在中國民族主義的上層結構上將可看到更多的資本主義，私有企業，和政治民主的特徵。但如果蘇聯接受亞洲本身的條件比美國更快，那在中國的上層結構上將有更多社會主義的成份。

但美國有一個優點（如果美國願意利用的話），中國也像印度和亞洲殖民地一樣，急需着機械、資本和技術，以加速其復興，蘇聯不能大量供應這些東西，而美國却可以大量供應。當然，中國以及將來亞洲的其他國家，將不願許可我們取得即使是部份的政治控制，以保障我們投資的安全。

這些都是事實。但杜魯門總統和馬歇爾國務卿是否能夠共同提出一個新的『杜魯門——馬歇爾主義』，以適應現實並滿足美國大量擴張世界貿易的需要，仍有待於將來事實的證明。（觀察特約譯者譯）

（上接第九面）沒爆炸。記者近月來常聽到空軍飛到共軍方面的驚人消息，多半是爲了那些駕駛員空黨士官屬於北方籍貫，把彈投在自己的家鄉的田原上，有點不忍，所以才採取「飛降」的辦法，但因爲那消息的來源太蕪雜，而情節又太重大，未敢輕於報導。然這一回，正値京滬四外，山雨欲來的當兒，這一件似小實大的動作，不同泛泛，就益發顯得情勢緊張，金鐵古城的首都就確像「山雨欲來」了。

孫閣難產 南府憂惶

南北戰局既已到了「平津短兵相接，京滬山雨欲來」的階段，這三個月來戰局的漸變到突變，寵已星現「幅險懸」的塲面。充我雖背盱妥動，但奈無「勤王之師」，女使遠飛求援，借至今無具體答案，如果設，政略可以補救戰略，政局可以補救戰局，內局可以補救外局，那末，所謂遺政略、政局、還內局的唯一武器，無疑的是南京的「戰鬥內閣」能夠早日順利的充實的薪新的組成了。無奈，孫科先生從十一月二十六日被提名經過同意爲行政院長直到今天，時間已過去一個月的大半，而至今還沒能夠提出閣員名單。記者在本刊十六期的通信裏，不是曾提到「戰鬥內閣難產而產」，而在十七期的通信裏重又提到孫內閣的「產而難產」嗎？前者是說翁文灝五遲辭職以後，總統一難再難，一延再延地提不出閣揆的人選來，所以說是「內閣難產」，而最後終於點名點到「聽話」部的孫科來，所以說終算是產了，這「產」只是「閣揆」產出來了。後者是推斷以孫科先生的政治生活史和他的政治作風與性格，雖像煞有介事的號稱所謂「舉黨一致」的內閣，或是什麼「巨頭」內閣，可是他的閣員名單，是很難順利地提出來的，所以說是「產而難產」，「產」者指閣揆，「難產」者，指閣員也。舉世諸國，那有只有閣揆而無閣員的內閣呢？還悠悠的大半月的時光已經過去，等於虛擲了，但同時，戰場上的變化發展，已出現了驚險的場面，步步逼近，逼得南京政府喘不過氣來了。元首本是想以孫科的內閣作爲革新政局，補救戰局，轉移外局的，到而今孫科先生竟打破世界各國組閣的先例，於拜命組閣三星期後的今天，閣員的提名依然杳如黃鶴，這眞是世界政治史上的一椿天大的笑談，也算丟盡「行憲」政府的臉面，記者故曰孫閣難產，又增添了南京政府的憂惶。同時，確是也同南北戰局的急遽轉變一樣，象徵了大局已臨到重大的關頭了。

十二月十八日。

觀察叢書
已出多種
任何情形
不斷供應

（上接第十頁）全部約兩師不足的兵力坐鎮在揚州。最近，軍情益緊，來自天長一線的共軍增加了揚州的壓力，江蘇保安旅也調了兩團人增防揚州。單就這一面的態勢看，揚州四面受敵，縱有背水借一的決心，也會感於兵力不敷而被迫再行縮短防線。照我的推斷，欲保揚州，在現有的兵力佈置上，勢非忍痛將界首、高郵等地放棄，而集結兵力於邵伯、泰縣、以與口岸、儀徵、天長的守軍相呼應作守勢的防禦不可。聞國軍近有將揚部前的三座大橋加以破壞，企以河塹天險以阻共軍之說，那樣一來國軍更偏處一隅，不能動彈了。但其最後命運如何？可以思過半矣。筆者不過就守需揚州，按實際形勢，就事論事而已。

口岸、泰興、靖江以迄天生港，沿江守點，是爲江防要地，國軍兵力不足，大概要仰賴空軍、海軍的偵察巡弋，以防共軍的偷渡。如皋、南通、海門、啓東等臨江瀕海諸縣，輪運較便，勢必也得處處設防的。以南通爲中心，主力部隊聞爲交警十五總隊。這裏原爲李默庵任第一綏區司令官時代的防地，另成一個戰區。現由周碞以第一綏區副司令官顯爲九駐在南通總兼任指揮所主任，以總其竟成。縱說蘇北現勢，國軍主要企圖是在確保揚州和南通。若揚州、南通有變，則蘇北整個大勢亦隨之以去了，而目前之南通，恰是孤處江上。揚州不僅正面接敵，兩翼亦爲控制了淮南、蘇北整個面的共軍所制脅。遊擊就只能蘇京遷沿江的接軍就近赴接了。兩淮撤守後，共軍在蘇北，脅南皖北已聯成一氣，補給增援，均稱利便。大概共軍把淮北國民的主力吃掉以後，渡淮越江是順理成章之事；拿揚州，下南通，實在是必要的事。整個戰局發展到如此地步，眞所謂：病入膏肓，回天無力了。我們還以「長江天塹」「插翅難飛」等哄小孩子的話來安慰自己嗎？難道忘記現在率兵攻打淮上蘇北的陳毅，不正是抗日時期，在「皖南事變」發生後，率部渡過長江天塹的嗎？那時的日本軍隊的海軍空軍都似乎較今日的國軍要勝一籌，而現在共軍力量的雄厚較之「皖南事變」時又豈可同日而語。

揚州近來搶家之風已由盛而衰，一則由於老百姓在國軍於界首穩住陣脚之後，驚魂甫定，面對大局，心理上有了轉變，要對現實各問題從長計議了。再則根據傳說：揚州某大醫院正擬遷往宜興時，突接到某方的一封信，要他不必「多此一舉」，因爲「他們要解放全國，甲地搬往乙地，不過庸人自擾，徒費心力罷了。」萬一要搬，亦留十日內離去；類此謠傳，不一而足。這座名城，已變成了危城。好逸惡勞的市民們，他們與其他各地人民一樣已面臨到逃難呢？留下呢？心情是沉重而困惑的。（十二月十七日寄）

平津短兵相接·京滬山雨欲來

戰局政局 瞬息萬變

觀察特約記者

於的就正法是而輯閱地 者證實否的觀，題當，仔作變，的安客可動中的界一得我內詞所時到中
是錯難確則你構術自客 自作發，邏察那或然便細看。有速貼觀比力國道，點有們大句圍爲戰外
。誤免的基的成是已觀 已解展誇輯問要情，又地來這時度的條，滑由東令。些聽局說，感局的︵
中昭，本忠的否的地 更容變張如題看勢觀覺作，瞬確及情件很伏於，日實過來一，常情或報觀
。於那上想一眞思謹 要，化與何推觀的察得一像息是其形適可滋其尤的則火有瞬論似激政誌察
反武末已方套是想愼 貢同的否的論察正推并深是萬像力下富能長內其西，或時息際價動局論南
之斷，竟法東依方地 責時結，。情者確斷非刻偶變在量，運在已在是歐今略亦萬風用或，壇京
，和你就或西據法檢 地，果自過勢所性一偶的然的瞬的其用主非社今，日嫌未變雨閃爲人，通
則誇一是邏。科和閱 慮觀貢有火發用如種然分，情息發變配觀往會日今的誇免︶或傑環們一信
異張定不輯偏學邏檢 心察論事與展以何間。析但勢萬展動合和昔的的日世張覺。國的境有談︶

已三月十其， 客記的，種搞去定力在中爲。一可中透方的：看他都都十，好勢我他刊者幾。晉退最春政滬
這個十七辭而 觀者。適政陰中作，的國遭還半能國視面跡是法們離快年竟像近如們的和位而戰。後遊局時
近月七日。非 而先我異治謀國用起一社一是變三，，的象的怎問以，幾像一年女曾主上英這局今破滬戰，記
了，日濟眞危 謹生這其單幕政的了種會變無，月尤今具，，樣我作變十比年來的不編海美兩大秋裂時局恰者
北北的南是否 愼，樣實事前治緣主不發動足一一其後體環根。的報得年過半的問恥，某各女變去中，的好去
平戰今之巧變 的自地或人玩舞故導可展的驚年小是遠力境據我意導幾的去載變題下過著大，和時共正大都春
城場天戰，聽 思信網適物手台；作過進力異一變中東最影種的見推乎變若中動：問從名報又濟，代逢節逢和
邊的，到從， 考是答異的法上這用抑步，的大，國與的響種答如斷議動干的眞中地變外的都南正表上目上今
，戰恰十九閃 所一外其起的幕和和的的正。變半，今研和歷話何了我都年變快國問談國名逢易逢團和。中秋
這火爲二月傑 得種國趣伏一後過決動內是因的載很後究各史是？，們大或動，局到。周記上手上撤談去國旅

龍漢江軍端後望能四種訪 會和常躍南對，眼是說年已這端國杜拖名滬五過，息變折徐，戰的萬變亦徐河淮近
雲；除的的能杜守點推所 議今會晉京此也前半，的不些還內威是單三辭三金萬，將州國役錦變動已鐵兩海津
不四鎮長滁守津得：斷得 ，是的。當急正，月今一像變不外的三。周閣個元變其之以軍以州囑之在路岸的沽
致、江江縣得明住一，及 就總重十軸遷像平或後變三動像急當個中，換月券囑速慘及放及、？速設段堡軍外
與希無封；住李平、很冷 記統要五之變在津一國了個的瞬遽選月國還，的的？度，宿棄共長讀，防的蚌事閩
中望湖鐵三津獨津希可靜 者官祕日焦動瞬京月內，月急息變，的金沒孫關壽再，戰蚌汴軍春三遊備最防情；
國出安能、浦邱；望能思 從邸密國慮的息滬一局觀或遽萬動這時元提科，命就還區墜鄭大、個不戰南線勢南
國走慶保希路清二傳是考 側的會民，局萬的變勢直半程變的一開券出內翁竟政不一戰，隊灘月像，段，已戰
民後和得望極泉、作下的 面重議黨無勢變局了可可載度嗎大切以原閣閣文沒局像再損退入陽中瞬戰滁和到場
黨的武住海南最希義逃一 採要，中庸，。勢。能以一，？事的待想員齋顯闖看瞬轉兵出關各間息局縣浦滄上

平津兩地 短兵相接

，北京華直勢五山三 大平的又門一七在裏察最事後晉和
兩平大大門變、郎五 威津戰提智國期本都平近情的察承
西東學學外得十巳天 脅確事到一共的月已津幾勢冀綏德關
郊站所所算更六爲， 一巳，平的變通十詳特期的東三保於
飛情在在近快兩共平 。感慨津事方信日藍約的發走大定東
機況︶︶清更日軍西 時受重外實軍裏最地記道展廊省國北
場已的海華險間進高 間空地圍，略，近報者信，和會軍大
國陷平甸圍了平據地 僅前指各記的爲一導的裏記平被棄變
軍混綏︵︵。西，萬 過的出地者競說女過通和者津圍守以
竟淹路燕濟西局十壽 了重一區重找明十，信觀在軍以，後

重攻對勢，京看何大看，罷，而聯及革
大上中對便政一，家，但，震影合其命
關看共南可府看宿看都就雖撼響，他委
頭，在京瞭的中蚌一怕專還三西而方員
了大政當然情共戰看是質像南南重面會
。局略動。勢和場平近的在。而同取的
確軍說眼發一如津於最未這動雲得李
已略，前展切何外夢大定四搖南默濟
到的乃的如反，圈幻可之點東，契環
了進至局何南再如。能天希南因大等

。的半火總家 且冬大民多備 ，，得操、平城守曾 津，端役可所突西最舍義地 確，個知凡附機場的後，宛亦
從動可爐不， 不的很饑量燃 這尤燃着萬西，這做 。同？時能謂兀小後身生而 是作不道是近場上那門傅機退
北搖取，能除 講小大寒的料 是其料門壽高首文過 多時天吳是一，戰死取將後 有軍小東到亦，提一外總場出
平是暖以不了 ，事的的米有 更是受頭山地先化戰 少北津化發第怕場裏義軍生 點用也單過擬同築塊，部亦了
外可，備有有 中說。威麵缺 重在到濟，、就歷場 年平地文生五還，討同大， 勉機不牌故群時跑外靠正落。
圍以否半一碗 產，單脅和， 要泛制的最香必史的 來也形般了縱不變生時慨顯 強的太樓都築城道國近在砲接
的想則可個飯 以富就依難那 的寒命煤好山須舊。 ，更不的像隊是動的也是名 。降大附的一南欄入東東彈着
軍得，炊煤吃 下貴北然糧末一的的礦要、守京果 北不同兵齊一發得罷準既思 置落的近，機的作的單交，便
略到民饑球外 的之平是，縱 着冬威，能西得的欲 平同北變南，現這？備準義 之地地這都場天際跑牌民謀是
地的心，小， 人家過很軍有 。天脅免掌山住古堅 不天平事戰而了樣平到備傳 死的方一會。壇時馬樓巷巷南

運明，。軍軍告陰以氣 至象曾節天心切和年了步共了上。在重擱馬國天璃之山此慣着掉進，，說就，鐵碎形
所言孰敢不今紀冷後象 今。飛近時業作措來。勢變。巳那案要城廠近津河重，。上天了侵天而，算北路店說
受。高死能爲錄不的報 雖但雪冬一巳比施的勝，方至經末半。等督代外豐要失守說津，平津在重完平上和，
的而孰拚不乘上流平告 倘平，至，失擬正南利想，於居平巳上地師戰圍台又各津一城平津城大要結的的琉平
阻一低命說勝所寒津， 無津而，今晝，可京後是孰一於津入迷之的史的之恰莊必津厢津時早沽點了幾豐璃漢
力且，的是之罕是不但 亦又有江冬了一從官的勿居人劣，共各誰馬上馬於似等守沽試市，在口不。要台河路
是天記戰敗師見氣飛一 天當小南還。旬獨吏接待優和勢在軍據馬廠，廠北高地沽一的便 八︵在 外一，北
可變者鬥軍，的象雪屬 雪別陽依算說話陽的收細勢一的一的點，︶有︵平碑對，便︶是就國記天就圍且 段
以，不意之而，台，九 地論春然好到是的作和說孰，地地掌，尤及名郎。店天而是，象巳聯者津天據易平的
想空便志兵國共報不一 的。之未，一人一風三的居國位利提現關軍的中而琉津唐指習徵拆軍接市津點手津高

壘的繼是決和局 在京一巳的形要豪， ，月的給配不是去采 分五中華不是且起今這說戰爭守全此時已 作國可對是，利像
鎮另續發策華的 最也的作；等的語傳 平，突他裝曾要︶， 到到，的說對人傳日位以力的過民一，打 義軍以於古但，得
嘩一一動。中一 高曾地到第一條：作 綏東擊一備爲趁殊和 宿五確一。方們將的傳前對性殺抗戰曾自 在的想軍今道人到
北收打大而作打 統和步主二切件第義 東北呢個和傅還不華 蚌十曾批據的還軍共將的比實東戰而苦已 民守像事相理和的
，種一西且過一 帥張。動、條是一曾 段戰！迅使將找知中 前；分一悉敵耽的軍軍敵亦不。的成守的 十將得上同却，。
代是下北重全法 前治他找國件一、作 關局還需用軍美共的 綫︵到美傅手心敵怕的人不同然前名過北 九主到的的并一一
行︵去的要盤， 商中上敵軍都打戰過 溝發有不的安援軍桂 的餘百援在呢傅手眞敵都同，而夕，逐方 國帥的影。不雖天
最一。軍的戰對 議白女人在是一爭如 戰生，及當貼軍也采 貴數分一最？將了能手不。雙今，廿州大 民說寧響遺老是時
高︶此民決略華 過崇到一華女，最女 役遲在掩兒地火正部 埔則之軍近還軍，算可曾如方昔也五且混 黨，。也三，老，
統傅行，定的北 全離南打北要地重的 時變上耳，分還就隊 嫡是廿火運且不而得是是果的戰曾年因戰 自傳從是者而話地

現義合代炊，老而同﹁武，﹁是時是大軍頭海傅要有 ，門別等，個大俘可歸；據據了吳﹁﹁時，﹁﹁的三，；行部或帥
在是的背，只將是於黃鄭傳了似新要可事登﹁將與點 她前人着打﹁橫送是你東點點，說的動光經上人番﹀傅﹂，隊攻的
兵不懷景而可的十睡埔測作。的機奔能態輪嗎軍北像 今邊却挨，肥你到大統北早你看，空洞，過臉接號原一﹂攤進或職
隨能運與當惜那分覺將國義當，場東了勢，？將大胡 日來﹁打打皂獨中部轄的巳壁你職頭﹁都短﹁管建關入軍宜退守橫
城和，實年巧一可將﹁麼是然﹁，單，下在那來同適 之了打好，抱攬共的或部不守向欄句沒似短，。制東可致行，、，
下他令力曾婦股能軍，耀不，孔也跑結，今末﹁休之 守！﹁了你﹁好後部督隊是好那你子有乎一和然經北以激事傅據穎
，媲日寶國難子有備一湘會公酱和馬巢怕天在乘戚博 北就在；打得了方隊率建自了裏去了﹁變個﹁而費﹁總大不可點打
短美的標準爲勁鬪立樣一像平東胡場，巳的天桴一士 平記你如誰了，去早好制己，行行。目成多恩這全鄭攪欄必獨取硬
兵的傅相的無頭錫煌也殷王地南適的恐屬平津浮樣表 ，者的今，。你了巳了，的可使使那的只月賜一交總；統請斷捨打
相。作配時米的山，不的權説乘核臨怕不津喝於。示 頗看大，你打攪；被，都了是？好無物有的﹁些傅﹁﹁一示專、、

山京
雨滬
欲四
來外

則淮。 海防，臨。 步法，歷。，
是安先 戰綫而城平 的，而有關華
永一是 區恰南下津 廳到且報於北南
城綫運 的又戰，兩 驗目錢導遷江北
一逐河 態步場勢地 證前個、一南戰
綫慚東 勢步的在共 明寬月分點，局
的變岸 早南淮短軍 的是以析觀息一
國動的 巳移河兵既 逼一前與察息慇
軍，淮 在。兩相巳 眞步的推通相一
遭繼隆 變淮岸接兵 了一看蘄信關繫

錫而要假徐能古慮取是測就雄不英。黃鑪可雄裏這。，現軍力固，必過接
山傅讓使徐給蹟舊北很共平主可雄可天子惜心好奇不巳在以何天那取共，
死也傅國以它和京平可軍津義能主恨霸龍今、了蹟過嫁今奇？之末，軍無
守要作軍使一其多；能的兩者造義時寶的天壯。是有出天蹟果願，而對森
太學義的國個他少第先戰地來就的代爾時巳志單什勝現的，能，傅且平平
原他堅統軍曆，年二下法的的出時太較代不、怨麼於得平那上奈將亦津津
的的守帥就層共來、天，軍。個代殘的，是豪大，無遲津奇帝無軍勢，兩
話上北部範圍軍的因津第事不人背酷時也長語將和，了情蹟賜回，在巳地
。司平果的困很文爲，一以過的景，代不板麼軍在且一勢的傳天縱必勢，
　蜀，眞，，可化願後、推，萊，非了是坡？的那看步下出將之有得在不

局中勢極封江也兵衞華餘的。那犯作的 蹇遁還規但動軍呢和大襄呢見軍的樣州要邊湖的滬山明兩，佈任衞總派部變是受
必國，又鎖南是馬京略力，不具的維部 響三沒軍據如。巳五概巳記的事衞大以塞則，。衞兩京岸又僅指戍司京爲化宿共
然的備削長的難齊滬戰細只過有武持隊 、個有截怒何而糊十有經者。史戍的至如沿西北戍欲滬亦說，揮總令滬了。蚌軍
懸馬以極江軍以備縱法而可，衞裝治了 交正更至，，近到二兩報在衞上綫衞上鎮京到達區來四在明飫所部單衞京最的的
覺其此的的事達，有說巳借京戍戰安。 勢規多今防記日的兩個導十戍可，戍海江滬安滁原風外緊淮說的的異戍滬近國圍
到蒜而一戰目到纖雄，。在滬總門防還 、軍的日守者的有個軍過七的以在圈的江鎮慶縣是滿的險河明主指之總的，軍困
是防自種法的整秣兵單但目畢部力小些 民外增止京不軍第軍，，期兵說中和四堎路附，相樓情中兩宿任揮在司守國守。
一綫弱防更的個無利純是前覺明如偷只 團，添，滬便事七，四是的力是國遠過無的近南當了勢，岸蚌。所滁令衞軍勢再
種，爲與是。保缺刃的，是要自何和能 保便。恐的報的十上十南道如不近樣。錫沿，及廣。巳更槍巳如，縣部，統發則
失措是攻削而衞，，守就心守了，鎣用 安是除怕正告調五梅五京訊何多代長這蘇江東蕪泛京似說河危此覃設副特帥生就

俘明胡副司巳幾被 ，是的及永的﹁穩，在仍海發、，者後對把 以士上可要，守戰，代統住 也天教的死治一國認守而鐮
郎，雖司令無個園 黃關戰小城。 ，成只殷在肥展滄關採﹁待它 ﹁氣的造守我是法今不帥的 很國訓前守久失戰的淮慘，
傷其於令官多美的 維鍵兇有一而 京﹁要防吉滄。肥鍵訪轉，當 焦，奇成一偏他也昔同的。 少以是例京安而史一，淡
，他負官黃少式結 兵的兇接帶目 滬人是，擇宿就諸仍及進﹂把做 士不蹟軍守要們更武，心也 能後死。滬的沿上種是的緒
非軍傷彙維了裝局 團關竟觸，前 就爲江預，蚌是水是觀。南關 抗幸，事試創的不器今目許 守是守更可，江，穩中。巢
傷師之十關。備是 在鍵如的滄鑾 可﹁的備只各說之在察其京封 戰敗鼓上試一糊同不昔中在 得不南利以而要很健外因一
郎旅後八巳這的很 永。何滁河戰 確的封穩要地，開於推寶炸的 ﹁了勵乃看個塗。同軍，國 久多京害確且塞少戰軍爲定
亡盟下軍被一軍慘 城據呢縣一正 保﹁鎮款滁的只的徐斷，平第 的，軍至，先和前，力今軍 和見自的保也能有法事守是
。長落軍俘兵所的 一確，外帶酬 無天可穩縣戰要軍淮所就，二 辦我心政勝例短人今不昔最 守而太歷江沒以淮。家江空
另非不長，團餘， 綫息遭圍以的 失壓以打仍事准事梅得記然來 法可和局則，見不昔同時高 得且平史南有長海中共必盧

住﹁知﹁態 蹉前軍江都十 都張張，﹁樣張，李 ，了兵又幸張偏，， 濂和張李便和洞立五牌有前無如十折意無或良與孫
香江，之勢 背途藏淮不三 不淦牌充將子牌現兩 五四力被而牌偏半只 ，孫淦爾是傅國煌張後幾野妨亥七損的確陣確黃元
，﹁﹁能既 了的變閒是兵 能和了其軍了只在張 張分據吃吾被又月能 就元和、黃作、﹁便有？戰屆的期及是報亡巳胡良
那如淮守巳 。可到的對團 算黃。分的，算所， 牌之閒掉中吃是來兩 兵良宋黃百義王先是五如軍指報的半邱。，失兵兵
只何﹁與如 淮慮目國方的 是增而也胡再剩錯又 巳一最一了掉黃的張 力，希維韜，耀是北張巢的數導通，清此或蹤團團
有守若否此 將，前軍的李 硬將且不宗加了國幾 去。低半。，孫南拚 和張濂和、後武杜戰牌說主一：信記泉外化，相，
看法不，， 區組的主敵綱 旅的廢曾南上兩軍各 其二也，而眞合戰做 戰淦，孫邱五、聿揚，前力數我裏者兵最裝兇若結
國或守不則 的是憎力手外 ，宋西超的﹁張的去 三黃巳李邱算拚場一 門和而元清張閻明上那有所國們，在團值他係。巢
筆守，卜﹁ 軍無乳野了， 徐胡軍過所養牌南其 ，一損彌清是的上張 上宋黃良泉呢鎚﹀的末五餘軍現曾觀確得往被孫大
最得則可淮 事容，戰。怕 第，的三有兵的五半 邱孫失的泉不一，算 說希維、、，山鄭衞前張還目在有察巳洼倚俘元致

而合過圖東點蚌中徐本據 志從的地衞爲行有 說，蚌一一的滬南可確便把一文軍姓人是透。厚但容時河坐戍寘聞徵江高
東着隴，之，埠，淮犯點 ，前信告豪誰着一 ，既永高種士四戰以的裝它遇件的的身：露又，知雖常則鎮部樓巳、北統
北由海很戰十是曾戰十的蚌將了心記門打，句 前數城級境氣外場幫一走焚共分參便邊關的據巳彼無出早，覃，發揚各帥
和西東可，月兩經局四重埠有，確者可仗那口 方警各戰地巳的，助種路燬軍別謀裝都軍一駐成閒確沒巳部副而現州岸的
由而段能共八個指的期要，降眞是說！，口號 的惕地地了竟戰也我氣的而夜包處，醒官段滁風因切之成署總滁小等，妙
東東的是軍月最出變的性還心是大，﹁是號在 部地飆戚。到地可們殺。故嬰好經 有佐有的壁國軍地爲防司縣股地如算
北，鑣陳的開重，幻通，﹁﹁﹁大前他執是暗 隊向祭祭總了方以瞭的遣易，，常而一，趣高鶴軍訊，小禦令方﹁的靖了
面由路毅戰始要淮﹁信記個嗎兵地方又干﹁地 中其歸官統怎面說解報是百就 把且奪現的級暝兵可無股戰也面土外江。
西西綫要略的的陰一，者軍！無不將憤戈我裏 確勢京於府樓國是今導很姓立準重如老在消軍之力報湖共，前，共圍、迴
南南配穿企徐像和文﹁在事 門同士飢以們說 是友後宿某的軍京日，眞的卸備要駐百每息官勢不，句軍六往衞﹁，儀日

　彈去場外重起顯因的下級 的那軍成縱，獨京到 欲加來局有﹁命覲巳而元一官李，個餘得分黃乘能基徐爲要迂淮樓的
　爆了附﹁，飛炸爲計級高 飛天方別隊有來市三 來顯，必差的運。不蚌良方的瀰原多的保的百隊攢蹙北徐全迴陰等陳
﹁炸，近大把後彈還觸軍低 機傍面的﹁的。郊天走了得京發亂階，記容埠邱面部兵來的總全教韜由大所馮東圖蚌和部費
下，但﹁約炸，，飛一官不 被說的。幹說一野前單。緊滬生，股假者和的情，隊團戍主戰，援的徐致導治前，埠蚌數劉
梭其結的是彈爲他機樣﹀許 五，一據的是時的，至 張四遷則。巳判與國泉以也和守力，但，被西使演安進後爲埠面伯
第他果空光向減們上，好， 個有彿確，什，爆十此 ，外變整果進斷前軍各數被劉蚌兵國經蚌圍轉邱的部一來其的迂承
七八只地華着艦便載飛像大 空一小息有麼習炸五， 更，，個此入，作實兵援率孜埠瓤軍過埠，同清兵張時，戰，迴以
面九有止門京機於有走照約 軍駕動，的﹁人學傍忽 像那遷淮一﹁蚌等力醫黃用明一被又最暫禁頭泉變克受共略而，及
﹀顆兩投飛市的夜十了預是 ﹁空飛是則第人兩晚然 山就樓海畫猜埠蓋如，維到司綫圍有近時了來得又俠狙軍的尤攻魏
　則篋下機郊載空襲，定中 階軍：空說五株巨的根 雨更一戰鎮繼的寶何因蘇另令的獵兩月倖部對以未何，困主以略鳳

蘇北軍事的變化

常壽之

共軍進入淮南

（觀察揚州通信）徐州、淮陰兩大戰略據點，於本月二日同時宣告主動撤守！徐淮戰局在實質上發生了激急變化。戰火已因共軍的陸續渡越淮河，暨蘇北國軍的轉進，而燒到江邊。南戰場的戰局重心，雖仍繫於淮北大兵團決戰的勝負，以定京滬乃至南方安危的久暫，而蘇北軍事形勢的劇轉，實在撼動了京滬以及江南的人心。

近日共軍的正規軍渡淮河而入盱眙、嘉山、明光、來安、滁縣，天長大隊已進入淮南地區，配合着各縣境內的土共分股窺援，攻城破路，此伏彼起，與蘇北逼近揚州的共軍，協同威脅京畿，直叩京都之門！這是共軍陳兵蘇北，越淮渡江的先聲。設在滁縣的首都衞戍總部指揮所，因爲肆應戰局的變化，指揮官三易其人，刻由衛戍副總司令覃異之親兼指揮所主任，直接指揮衞戍淮南一帶。國軍企圖一鼓作氣撲滅渡淮南來的共軍。這一線的戰事，當局雖未敢輕視，事實上還是牽制性的作用大。這時的淮上，激得南北一片，雖分前方後方，對此各方已多所報導，筆者不擬多贅。但因爲蘇北現勢的變化與淮南戰局的發展息息相關，而對於京滬的保衛，關係尤大，故願一述蘇北軍事態勢的梗概。

兩淮撤守前後

淮陰，淮安以迄漣水等蘇北重鎮，在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一度入於共軍之手，成爲中共重要的軍事政治基地，直至國軍整七十四師張靈甫所部及其他部隊進攻蘇北，將共軍趕入魯南，淮陰、淮安、漣水始又重歸國軍掌握。那一段小小時間可算做國軍在蘇北軍事上的黃金時期。筆者今夏過淮陰，張師長攻復淮陰時所樹立的七十四師陣亡將士碑，張師長和他的愛妻王玉玲女士在漣水前線依偎戰馬所攝的紀念照，英雄美人的雄偉豐姿迄今猶深印於腦際！現在，漣水、淮陰又先後撤守，而這位黃埔四期畢業的張將軍亦早於去年孟良崮之役自戕以殉。而結縭還剛滿一年的王小姐，已做了獨守空閨的夢裏人了。撫今追昔，令人不禁有：「將軍戰馬今何在？落花閑草滿地愁」之感！

談到兩淮的撤守，應將漣水之役，先爲一提。因爲單就蘇北軍事形勢論，漣水之失實已直接影響到國軍在兩淮的防禦，而且平添了許多防守兩淮的困難。本年七月底，共軍曾有試攻漣水，威脅兩淮的企圖。那時蘇北分成兩個綏靖區。第一綏靖區在南通，第七綏靖區在淮陰。兩淮、寶應、漣水、泗陽、高郵、興化等縣均歸第七綏區管轄，司令官是張雪中。守漣水的城防指揮官是一姓晉的，并且兼任守軍團長。晉爲顧祝同總長的小同鄉，與顧同爲漣水人。曾担任過顧的特務團長，實爲顧之親信。顧氏薦晉某保衛桑梓，大約是便於公私上的兼顧。晉某所部兵精糧足，名爲一個團，而實力之強勝過一個旅而有餘。蓋其兵源稱充足，配備上亦較任何團隊特良，單是輕重機槍，據說就有三數百挺之多。共軍意欲試攻，大概也還是覬覦晉某有這一大批良好的武器。當時張雪中難以判明共軍的企圖，還以爲共軍要拿淮陰的。在無可奈何中一面先就自已防區內調動隊伍，一面復急電中央求援。當軸以無兵可調，同電囑咐張：「就現有兵力，機動使用」，張雪中當卽轉電晉指揮官，着其將主力撤出城垣，策應兩淮守軍機動作戰。不料晉因囿於鄉土觀念，意圖討好他的舊上司顧總長，并不聽張的調遣。他就一面電告顧祝同：「固守効忠」，一面却在共軍兵臨城下時，沒有經過大的激戰，不到三天的時光，在八月三日解甲被俘了。從他本人起連同所有人槍軍需物資全部交給了共軍。共軍這次的「試攻」，竟得來如許的收穫，似有意外之喜。漣水這一失不打緊，泗陽也無法固守而被共軍攻佔了。使得兩淮從那時起卽完全裸露在共軍攻勢的箭頭前，隨時挨打。張雪中也就爲了漣水之失，引起顧祝同的大不愉快。所以一、七兩綏區合併時，張的第七綏區竟予裁撤。若非湯恩伯站在張雪中的老上司的地位上予以迴護，這位張司令官恐怕連今天徐州綏區的副主任的空頭銜恐也難於到手。其實，張雪中爲此丟官，連同部屬罷職，實在有些冤枉。

漣水之役而後，以迄最近兩淮之撤退，中間依然有一段小康之局。蘇北賴以暫安旦夕，揚清公路及運河水運，一時仍可暢通無阻，蘇北的老百姓總算在近年征戰中過了一段短短的平和安靖的日子。不過，好景不常，十一月初徐淮的攻防戰開始了，蘇北又捲入了戰火圈內。

觀察特約記者在十三期的南京通信，「徐淮戰局的變幻」一文裏，正當徐淮戰事發動的開始，卽指出共軍攻打徐淮，必拿淮陰，眞不失爲一種權威軍事觀察家的卓越之見。不幸國軍的統帥部竟見不及此，他在作一種僥倖的企圖，想不用重兵便能固守着兩淮，結果是這計劃落了一個空，終於倉皇主動撤守。作戰不能料敵，不能洞燭機先，其雖操勞算是必然的。

十一月下旬，政府大肆渲染的「徐州大捷」，正帶給徐淮一帶守軍以暫時的麻醉；在廿八日那天，徐淮兩地，猶大放鞭炮，慶祝勝利。那知事隔數日，卽突然以放棄聞！徐州、淮陰兩地工事堅強，窮年累月建築而成，不知費了幾許老百姓的血汗，拆毀了多少人民的房地。大家總以爲以如此壁強的工事，再加上大軍雲集，堅甲利兵，必可守禦若干時日。故留在該處的一般軍、民，很少有應變的準備。決不像京滬的老百姓早有打算，因爲徐淮一帶久爲兵家逐鹿之場，一般富有者能遠走的早已走光了，剩下的都是習慣戰爭的刼後餘生。

徐州、淮陰兩大據點的主動撤守的命令是同時於十一月廿九日頒下的。徐州在十二月一日夜二時陷入共軍之手。淮陰的撤守令到淮後，（原令有限於令到×小時以內撤出等語，）第一綏區周碞司令官，原有一套天眞的想法，他本想把他所轄的五十一軍擬出三個團去佯攻泗陽，以作蘇北兵力雄厚的疑兵，而對共軍來一個空城計。那知他的妙計還沒有走出錦囊，中央的撤退命令已到，使得他變起倉猝，一時慌了手腳，，摸不清當軸到底是什麼決策突然來了這一手。他連夜下令徵集車船，都令所部，分水陸兩路作緊急的撤退，以貫徹中央給予他的「主動放棄兩淮」的軍令。淮陰的軍政機關，以及老百姓，見到綏區司令部慌慌忙忙將駐軍第五一軍與第四軍所部兩個師全都開始撤退，也就着起慌來，紛紛都到綏區司令部去打聽消息。司令部始終沒有把奉命撤守的命令轉告給大家，連團管區司令部也沒接到任何書面或口頭的通知。等到眞相大白，各機關的人，只好落荒而走。像電信局的人就大多備以身覓綫逃了出來。重要電訊器材，丟得一乾二淨。各機關的軍需、物資損失更是無算。就在這時，共軍眞的逼近了。城內秩序立時大亂，武裝階級，有好多換上了便裝，大肆搶掠，直到共軍接收人員進城之前幾倉皇滿載而去。事後據逃出的老百姓說，這次撤退，在公家是受了十分重大的損失，但某些有槍階級開兵舖子的軍官，大部却藉這撤退大發了刼收財了。

最妙不過的，就是國軍剛剛撤走，共軍的接收人員便跟蹤而至。他們既未放鬆國軍，也未跟蹤追擊，這實在是緣於共軍并無太多的兵力。就在這時，參謀總長顧祝同又有令到：「着卽規復淮陰」。到底怎麼一回事呢？原來下令撤退是最高統帥的直接電令，等到令發之後，顧總長已判明共軍并無攻掠淮陰的實力，而當時的兩淮有第四軍、五十一軍兩軍所屬兩部兵力配遣在那裏，似乎無須像從徐州輿進兵力南下一樣，對淮陰作同時的撤守。可是，周碞所部已大部下了船，在陸上撤走的也大半過了淮安。如欲急速回兵淮陰，但在淮安附近却遇到共軍殺出一彪人馬來，乃卽不敢戀戰，只好仍遵照最高統帥的命令行事，放棄總長「規復兩淮」的指示。兩淮就在這樣近於戲劇化的情形下終於宣告「主動撤出」了。

蘇北戰局展望

淮陰的國軍倉皇撤走，在淮安小打以後亦經放棄。第二步的打算原擬守住寶應，那知撤兵之際，一時穩不住陣腳，敗退之卒終於在本月八日又棄寶應於不顧，而意欲改守汜水。這時共軍似已有了新的部署，大軍以勝利進軍的態勢直向揚州進發。軍至汜水，雙方碰了頭，打了一個硬仗，死傷慘重，國軍終於不敵，改守界首，臨走前遷怒於百姓，把汜水付之一炬。直至本月十五日，周碞司令官纔將主力部隊的第四軍安全撤到揚州。至此，國軍在蘇北的揚（州）清（江）線上，正面的最前哨卽止於界首！興化等地放棄後，以高郵、邵伯（揚州的一大鎮）爲防守揚州的正面兩大據點，泰縣姜堰（爲泰縣一大鎮）一線爲策應。五一軍軍部及所轄的兩個團配置在高郵。泰縣的正規軍不到一個團。界首駐有五一軍四一師的兩團人擋住了正面，另以五一軍一一三師一團人守住邵伯，作爲揚州界首間的駐防軍。周碞本人却率了第一綏區司令部的人員和第四軍

（下接第七頁）

撲朔迷離的太原戰局

季明

（觀察太原通信）

在共軍秋冬兩次攻勢中，堅持最久的，當然要推太原了。這座歷史名城，經過兩個多月的炮火洗禮，居然還「屹立無恙」。以濟南、錦州、瀋陽、徐州之重要，猶不免相繼「淪陷」，太原彈丸之地，何所恃而久守？是徐向前拙於攻堅呢？還是閻錫山優於防禦？抑或還有其他因素？此中三昧，由局外人觀之，眞不免有「撲朔迷離」之惑。

自我得之　自我失之

也許有人懷疑閻共之間又有什麼「默契」，這種想法，若以三年前而論，離事實並非太遠，但就今日大勢說，便不免是想入非非了。閻氏雖是民國以來軍閥中僅存的碩果，其詭譎「多變」，如所週知，然今日大局之「變」，豈閻氏那套理論所能仰望？以三民主義之「洪博」，資本主義之悠久，猶不能組共產主義於萬一，則閻氏隨時代而沒落，理固宜然。何况共軍既欲奪取全國政權，如閻氏者，自不容其榻旁鼾睡，閻氏縱欲偷送秋波，其如對方不接受何！

因此，一個月來，閻氏似有「必死」之志，我們可於下列事實見之。第一，太原城內已發動「民衆總體戰」，男子十八歲至三十五歲編爲甲級參戰隊，三十六歲至四十七歲編爲乙級參戰隊，四十七歲以上，十七歲以下編爲助戰隊。此外，倘有婦女隊，兒童隊，由省委梁敦厚主持之。第二，「總體戰動員委員會」通過若干戰鬥紀律，其中最醒目一條，即「倡議投降者死」。和既不能，降又不可，當然只有死守了。此外，閻氏又表示已備有大量毒藥，以待危急時與僚屬同服，並致北平友人書：「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云云。此種「必死」姿態，似較王耀武鄭洞國尤爲逼眞。昔梁武帝以八旬高齡，餓死臺城，臨終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夫復何感」，閻氏今年六十有六，其有感於此乎？

何所恃而守？

當然，以閻氏的老謀深斷，既倡死守之說，必有可守之道。拋開外援不談，我們僅就太原內在因素來看，就知道閻氏算盤，並非無據。正如徐州戰役所用的新型炸彈一樣，閻氏賴以守城的法寶，也是「來路貨」之一，但這種來路貨並非物資，卻是雄糾糾的軍隊，那便是過去曾爲我們的死敵，將來可能爲我們「盟友」的日本人！

這批日本人原有三四萬，經過「遣俘」之後，閻氏才忍痛減少到兩三萬，又以格於視聽，未便保留正規番號，於是編爲第×總隊，混雜於子弟兵中。按閻氏原有十四個師，自第四十四，六十九兩軍損失後，所餘不逾五六萬人，中間雖由西安空援兩師，亦陸續消耗甚巨。惟第×總隊則損失數少，該隊所負任務，多爲長距離炮戰，待遇既好，素質亦佳，且無「起義」危險，實爲共軍攻城之最大阻力。

復次，太原本爲盆地，四週碉堡林立，多至二三千個，均爲水泥築成，高者四五丈，小者一二丈，每堡內至少可容十餘人，由內發炮，炮無虛發。共軍每攻一堡，恆較守堡者死傷爲多。近且按堡編號，電線相連，大有古代「烽火譙樓」的遺意。現雖被共軍竊據十之三四，然距城愈近，攻佔愈難。共軍如不鬥智而鬥力，縱能成功，其損失一定相當可觀。

此外，閻氏還有一套中世紀的戰術，例如詐降，陣前喊話等，有時居然也能獲得若干便宜。蓋閻氏自抗戰以來，與共軍周旋已達十年之久，雖不能「百戰百勝」，但總可謂「知己知彼」了。

疲勞攻勢

然而，共軍亦有攻城之道。記者在觀察五卷十二期即已指出共軍對於太原，係「攻取」與「困取」並用。兩個月來，共軍似未改變此種戰術。戰事初起，徐向前即率其第三、七、八、十三、十五等縱隊及呂梁，太岳兩軍區地方武裝共約十五萬人，進行合圍。中間賀龍雖率部五萬人增援，但一見非「苦攻」可下，即率部他去。故截至目前，共方圍攻太原者，仍係徐部。

如所週知，太原早已成爲孤島，華中華北戰局不能展開，則增援太原之說，終屬子虛。共軍深明斯理，故其戰略有二：第一爲消耗，第二爲圍困。就前者說，太原軍火有限，兵源無着，多發一炮即少一炮，多死一人即短一人。就後者說，城內貯糧僅敷二月，一旦空運不繼，兵盡糧絕，則曾澤生之後，必有繼者。上述兩戰略的表現，可於共軍六次攻勢中見之。

所謂六次攻勢，每次相隔多則一旬，少則三日，極盡「疲勞」敵人之能事。且其攻擊目標，多在機場附近，故城東十里淖馬、十五里小窰頭、城東南十五里山頭、塢村等地首先被攻，然後波及東北風梁閣、牛駝寨、西南汾河岸，南堰鎮等地。大約兩個月來，戰事最烈之處，多在城之東南。近因南部首義機場被毀，共軍遂改攻城西。一旦西郊機場失守，則折同東南，自是意中事。

按徐向前所部，本非共軍之精銳，且攻碉利器，尤賴長射程大炮，徐部於此似嫌不足。近傳林彪部有繞道綏綴，增攻太原之說，雖嫌過早，亦非無因。

一線生機

今日全國大局，均在「苦撐待援」中。太原一隅，豈能例外？一月來太原民衆團體，晉籍立監委員，以及閻氏與綏署副主任楊愛源等，均曾一再求援，然「千呼萬喚」，並無反響。這當然不能怪南京無香火情，蓋「小狐渡河，先濡其尾」，南京又何嘗有更佳辦法？因此，閻氏雖不放棄對南京期望，但卻不得不捨遠而求近了。

目前有增援太原資格者，約有三處：一爲寧夏馬家，一爲關中胡部，一爲華北傅氏。

馬家軍以關西一戰成名，但其爲人貪狠重利，未有遠圖，必欲其「火中取粟」，當非餌以重利不可。今日太原之孤困，閻氏之偏促，遠非西安胡宗南之比。馬氏何苦勞師遠襲，爲人受過？是故進駐包頭後，旋即游弋綏西，屯兵自固，所謂援晉之說，影蹤毫無。

勝利之初，胡部曾擬渡河接收，但因一步來遲，遂輸閻氏捷足。是故閻胡之間，並無先天友好之條件。徒以「脣亡齒寒」，顧全大局，不得不偶一空援。近來彭王所部，時有偷出黃龍山企圖，大勢所趨，使胡氏不得不命文職機關向南撤退。一旦潛渭戰起，求援不遑，豈能援人？

因此，三路援軍，惟傅氏較爲可靠，且亦距離最近。在石家莊未陷之先，由太原經正太平漢，津浦三綫，可直達平津。石莊陷後，平井道阻，實爲今日太原淪爲孤島之最大原因。閻傅二人未嘗不想打開僵局，但左右受制，屢試無功。一月前，傅氏猶大吹大擂，南下援晉，行不及百里而返。現則援晉之說，實現更難。

然閻傅之間，畢竟具有僚屬之誼，按諸中國傳統，以及今日雙方唇齒關係，傅之援晉，義不容辭。即以事實論，由平起飛之空軍王叔銘部，亦遠較西安之東海，北海大隊空多。并垣撤退之學生眷屬，傅氏亦不似對於來自東北者之冷眼看待。最近傅氏且申請以晉綏署參謀長郭宗汾氏，兼任「華北剿總」副司令，使華北山西於患難之中，獲得更密切之聯繫。雖然上述諸措施，對於今日太原危局，并無大補，但一旦華北鬆弛，傅氏可能再來一次「南下援晉」。是故「汲東海水以救涸鮒」，由閻氏親之，猶不失爲一綫生機，惟目下華北戰雲四佈，吾恐傅氏將感有心無力耳。

瓜熟蒂落　水到渠成

今後太原之出路如何？一般多引長春爲譬，所不同者，即長春並無激烈戰事，太原則時攻時輟耳。

然則太原將以何種姿態易手？識者以爲當視空援程度而定。目下城內軍需倘非急迫，然貯糧有限，極易造成人心之虛軟。共軍最善利用時機，淖馬守軍師長趙某之叛變，即爲實例。今日全城軍民雖近三十萬，其中堅定不移者，除前述日軍外，能有幾人？是故共軍攻城，每乘東北華中戰酣之際，藉以動搖人心，懈其鬥志，令後華北，陝東如有大戰，則共軍攻城，可能更猛。

根據并垣軍事家分析：認爲外圍戰乃殲「匪」期，城郊戰爲消耗期，核心戰爲成功期，如果將上述「匪」字易一「敵」字，似乎與共方廣播如出一轍。蓋由「外圍」攻至「城郊」，由「城郊」攻入「核心」，正是共軍戰略，屆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恐怕眞是「成功期」了。（十二月八日）

人像

范泉

上篇　女

戰爭的砲火把她從故鄉，從自己的村莊，從父母的懷抱裏擄出來了。

那時她祇十二歲。

她有一雙粗糙的手，一條黃細的辮子，一張輪廓清晰，然而卻是營養不良，瘦削而灰白的臉。小時候，從開始走路的那天起，鴨綠江的水花映在她的眼裏。整整的十二年，她在鴨綠江的邊岸上呼吸，工作和遊玩。她的爸爸曾經拾起岸上的磚石，拋到水裏，在金色的陽光裏濺起了燦爛的水花。水花逗引她健康的微笑。她在那樣的微笑裏，在她父母的微笑裏，在北國的高粱田園的微笑裏茁長了。她茁長得很出奇：那樣的肥美和健實。雖然她的工作是那麼勤苦，幫助她的爸爸到田園裏收割，幫助她的媽媽帶領比她小了五歲的弟弟，在家裏幹着一切粗細的家務，到外面押駕騾馬的板車，搬運莊稼到市鎮上去做買賣，然而她卻活潑地工作着，她像一棵野草似地，平靜而愉悅地茁長起來了。

是的，她茁長得肥滿而健實。

但是在她十一歲的那年，黃柏甸子被東洋人佔領了。高麗浪人佔有了他們的村莊，吞沒了她們的財產，把她們像牛馬一般地奴役着。整整的一年，她的爸爸被折磨得死去。於是陪伴着饑餓和眼淚，她和弟弟，跟隨着母親，別離了鴨綠江的水花，留戀不捨地，像一羣被逐的野狗，流浪到了瀋陽城。

瀋陽城，一個繁華而荒唐的都市。一面是饑餓與哀嚎，一面是歌舞與享受。

而她們，就在這惡夢裏到處被追逐。她們沿街乞討。最後，為了母親和弟弟的饑餓，她被賣在一家富商的家裏，——做了婢女。

然後是「九一八」的砲聲。「七七」的事變。「八一三」的戰爭。戰爭像燎原的火，迅速地蔓延。

她跟隨了她的主人，從瀋陽，北平，上海而遷移到重慶。這期間僅僅和她的母親通過一次信，知道弟弟已經被日本飛機的炸彈炸死，母親在瀋陽的一家豆油廠裏作工。此後，鴨綠江的水花和她距離得愈來愈遠了。而她自己的優裕的生活，把她母親的影子，漸漸地冲淡，漸漸地在她的頭腦裏隱退得模糊了。

在這一連串的年月裏，她的生活的漩渦，起了一個巨大的轉變，把她從一個鄉村的小姑娘，改變成一個善於修飾，會得撒嬌，沾染了都市貴婦人在社交場合裏應有的一切舉止和習慣。是的，她在這個豪富的家庭裏，已經不再是婢女，而是一個十足的少奶奶，那富商兒子的「事實上」的太太了。

說起富商的兒子，他是法國留學生。他在法國研究的是音樂，但回到國內來，卻做了外交官員。他的原先的太太是舊式的婦女，不懂交際，小脚，外表臃腫而粗笨，而且不會生育。她和眉目清秀，正在青春期的婢女比起來，當然是引不起這位音樂家和外交家的興趣。於是他教育他的婢女，把她裝扮得花枝招展，燙髮，高跟鞋，滿臉的脂粉，唇膏，畫眉，染脚趾，跳交際舞，還能說幾句漂亮的法語和英語。那原來一雙粗糙的手，在法國化粧品的不斷的浸澤裏，變得白嫩而高貴。瘦削而灰白的臉，也變得光潤而豐腴了。無論在汽車裏，沙發上，宴會的座席旁，她會發出爽朗的笑聲。而人們諂媚的笑聲也包圍着她。

她忘記了一切。忘記了在工廠作工的母親。忘記了被炸彈炸死的弟弟。忘記了被高麗浪人折磨死的爸爸。

她再也想不起鴨綠江的水花了。

而當她生了兒子，喫滿月酒的一天，剛巧又是宣告勝利的一天。

祝賀的賓客像潮水一般地湧進來。

他們祝賀雙重的喜。

她用爽朗的笑來應答着。

一個月以後，飛機把他們帶到南京，迎候的人像潮水般的湧進來，她用爽朗的笑來應答着。第二年，為了便利經營一個半官性的公司，她在上海遷入新居，從別克汽車裏出來，賀客已經填滿了屋子。她用爽朗的笑來應答着。但是第三年，當戰火在徐州的邊沿燃燒的時候，她的笑容立刻收斂了。

那時候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們剛在準備作逃避的「旅行」，而她卻已經為了保全她的資產，她的惟一的孩子元元和她自己的享受，帶了大箱和小篋，慌亂中先飛到了香港。

在香港，賀客湧進了她的大廳，開了一次慶祝喬遷的「派對」。

她又用爽朗的笑聲來應答朋友的祝賀。

那天晚上，她帶着歡樂的疲倦，在淡綠色的燈光下，穿了絲絨的睡衣，靠住一張大理石面的寫字台，用她肌膚白皙染了指甲的手，握住一枝玫瑰色的派克，在一百八十磅的道林紙上，擬下了一個電報稿子：

「（財）物與元元，已安抵港。大廈係新建，較滬寓尤精美。此間商友衆多，極可合作謀利。盼勿以國事損已，速速飛港團聚。英三旬華誕即屆，務必勿顧一切，啓程參加，切切至要。小英。」

下篇　女

小英的母親，最初，在瀋陽的一家豆油廠裏工作。匆匆地過去十多年，她做了補衣婦，鐵工廠裏的女傭人，一個寡車夫的助手，一家日本人家的保姆。她跟隨了主人從瀋陽遷移到了延吉。後來主人回國，她又失業了。

回憶過去的經歷，眞如同一場不可思議的惡夢。最初，她喪失了丈夫，帶領了孩子，離開了鴨綠江畔的田園。然而饑餓搶走了她的女兒，炸彈燬滅了她兒子的生命。她沒有了家，失去了兒女的溫暖。她變了一隻喪家的狗。她在饑餓和啼哭裏捱着日子。她目不識丁，雖然她在工廠裏做着卑微的工作，但是她被剝削，她被驅榨。她儘量用自己的勞力和血，延續了自己卑微的生命。她被任何人所輕視。她曾經不止一次地獲得了工作，但也曾經不止一次地失了業。多少次的希望曾經湧現在她的心頭，然而加倍的失望吞滅了她的希望。她在人海的波裏浮沉着，掙扎着。

尤其在勝利以後，當她仍然無法獲得她女兒的消息時，生命的失望襲擊着她，幾乎使她無力再在這個人世間呼吸了。

此後，延吉籠罩在戰爭的烟火裏，她的心籠罩在眼淚的池裏。她的花白的頭髮飄在她蒼老的眼邊，她的蒼老的眼睛裏永遠憧憬着她的鴨綠江畔的高粱地，和她惟一親生的壯健的女兒。她相信她的女兒一定是成長得更壯健，更有活力，更能夠刻苦耐勞，更會做活，就像她自己年青的時候一樣。而且她更相信，她的女兒一定像她一樣地想念着她的母親。「多少年來，」她向自己訴說，「我的眼淚流淌着，我已經哭成一條眼淚的河啊！」的確，她的感傷的心已經變得那麼的脆弱。

但是第三次的世界又變了。大批的青年人湧進了延吉，大批的年青人又從延吉湧出去。僅僅在幾十天的時間裏，她又獲得了工作。她在一所托兒所裏做了保姆。她獲得了合理的報酬。她獲得了人們的尊重。精神上的安慰使她不再有憂傷。她還進了學校。她混在年青人的學裏。幾個月後，她的臉上浮現了笑容，她開始發出爽朗的笑了。

她不再蒼老，她變得年青了。

她從延吉又回到瀋陽，在瀋陽的一所更大的托兒所裏工作。孩子們的笑冲淡了她對於自己女兒的懷念。她懂得進步。她懂得不斷地學習。她的思想已經不再囿在一個狹小的籠裏，她把更多的託兒所裏的孩子看做是自己的兒女。她有了生活的目標和希望。

她活了。

她做了一個眞正的「人」了。（一九四八年作）